

地铁四号线沿线，两处全新展览，两种迥异样貌。

改造中的张村河畔，德昌阿特·V出口美术馆开展《守株的兔：任重远》，漂在北京宋庄多年的青岛艺术家任重远，展出了近三年的作品，以艺术创作反射现实；隐于好一家家居广场里的坤画廊里，集合了岛城青年女画家匡莉的50幅“少女梦境”，记录2023年的《如梦令》，温暖了2024年的新年。

匡莉的《如梦令》在元旦假期成了本土文艺的新晋打卡热点，上周六刚开展的《守株的兔》引来喜欢当代艺术的观众寻找共鸣。

或大张旗鼓，或潜移默化，其实，艺术进入生活，可以只是三站地铁之间，推开两个展馆的门，从本土艺术家的“笔下”，重新审视自我与社会。



《守株的兔》艺术阐述“等待哲学”。



《如梦令》已是艺术打卡小爆款。

他画里反映的现实你懂么？ 任重远《守株的兔》关于「等待哲学」

任重远的绘画没有太精致的主张，他的创作索求的是一种缓慢的默契，一个破败的基础。生活由史诗一样的鸡零狗碎构成，以陈述的方式进行虚构，让那些大而无当的意义退避，凝视古典的烛火。”

《守株的兔：任重远》策展人伯镛是一名诗人，他在展览前言里对任重远及其作品的解读也富含诗意。进入德昌阿特·V出口美术馆的观众，在“懂”与“不懂”或者“似懂非懂”的状态下，跟着伯镛策划的主题线索，进入任重远的艺术空间。

其实在岛城，懂得任重远的观众并不少，他已经在全国各地文献中心举办过三次个展，这一次，《守株的兔》在关键词为“当代艺术”的V出口美术馆，展出的作品“更闹腾一点”。任重远说，大多数展出作品是在岛城首次亮相，这些作品有些是十多年的创作，大部分是最近一两年的新作。过去的三年里，任重远时常在宋庄封闭创作，无论外面怎样喧嚣。画着画着，任重远忽然就找到了第一次画画的感觉，那种陌生感与新鲜感，“在20多年后又回归了。”“以前画画走得很快，不断尝试新形式，现在回来了，回到出发的房间，待一会儿。”曾经那些忽略的、没有感知到的东西，都在这个“房间”得以重新发现，任重远的创作“从容了许多”。比如他发现之前用色特别重，现在感觉“欠了白色挺多的”，就画了很多以白色为主的作品。观众可以在展览里找到这

些作品，看见任重远的“新意”。

在展厅的室内消火栓旁，展出的是一幅《海鸥》。这样的“搭配”也别有深意。任重远说这幅作品的原作在他曾经的麦岛画室里因火灾毁掉了，这是他后来重新画的。《海鸥》系列原作有四幅，那是任重远还在海泊桥附近工作的时候，某天一只海鸥撞死在传达室的窗户外，他一个人看着一只海鸥，感觉它的毛的周围还有什么东西在闪，好像还活着。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创作的高潮，“我很担心以后还会不会有那种高潮出现。”后来，任重远用一个大纸船，把海鸥放进海里，漂走了。《海鸥》也成为他比较重要的画。

“表面上看我的画与当下不是很搭，但是其中很多反映的东西都在画里了。”任重远如是总结。伯镛认为任重远的创作“逆潮流”，他从艺术家近十年的杂记和手稿里，梳理出一条展览线索，以《守株的兔》为名，“守株的兔的踪迹可能存在于等待哲学这幢建筑的任何一个单元内，它意味着某种不够机敏的示范，一个闲置的神职。它的怠惰并非处于第二阶段，也并非所有的结果都具有双重性。它等来的将是什么呢，曾与之共事的抄写员，一次无缘由的逮捕，还是流着汗的讨债人？又或者，它所等的人，已经变成了背后的树。”

布面、素描、印画，《守株的兔：任重远》以艺术家绘画体系中的“图文关系”为切入点，尝试在这个有意空缺、打乱的叙事中感知艺术家对意象选择的微妙变化。这也是V出口美术馆开馆以来推出的首个个展。美术馆主理人林竹希望通过这个展览，呈现“沉浸于无数寓言中的等待哲学在私人时间中的阶段性回赠。”



任重远在展览现场。



匡莉(前排右一)与观众热情交流。

花团锦簇，草长莺飞，围绕在小女孩的“白日梦”里，梦你，梦我。50幅小画，记录2023年里50个小女孩的梦想。很治愈，很温暖，在清冷的冬季里，到坤画廊打卡匡莉的《如梦令》，是小红书里的青岛文艺小爆款。

“我感受到未来的绘画方向慢慢落地，比起之前会更踏实，也有了心理上的支撑。”1988年生于青岛的匡莉，从青岛六中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，又在油画系念完硕士，2013年她去往波兰弗洛兹瓦夫美术学院交流进修，现任教于青岛农业大学艺术学院。“画画是我的常态。”在2023年，因为主要的创作任务是图画书的绘制，匡莉就想用小幅画作再创作一个系列，“尺幅小，绘制不会太占精力，也是我可以把控的和外界联系的方式。”她把这个系列的主角选定为“女孩”，是因为有很多可以结合的地方；每一幅画中的女孩都闭着眼睛，“闭眼的原因是因为眼睛的神态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，也是一种逃避，不想去对视。”

13cm × 13cm 的水彩小方，50幅闭着眼睛的小女孩，温婉可人，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。来《如梦令》打卡的在青生活的外地姑娘，从她们身上看到了自己，“安静，干净。小小的画在相框里，就像每个女孩子内心，都留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位置。”其实，匡莉曾想把这次展览的主题定为“白日梦”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匡莉每隔几天就与笔下的小女孩一起“做梦”，她会把画好的画作摆在日历旁，配以调色板、画笔等“小道具”，一起拍照上传，并且命名为“谷雨”“白露”“小满”等，分享在朋友圈。

策展人阿坤表示，看到匡莉的画，就让他想到宋词，于是建议画展命名《如梦令》，小女孩们各自在梦中，隔绝了目光和世间万般，“喧嚣纷扰于我何虑，恩怨情仇与我何干，这样的状态，不禁让人心生羡慕，羡慕之余油然而生一丝恻隐和怜惜。”在匡莉的笔下，细细想来都仿若有情有景有思的一阙阙宋词，灵动、温婉。一直关注匡莉画作的阿坤认为，内心纯真、敏感的匡莉已不似曾经的“青岛小嫚”，也不再“找不到人陪我看海”。在2023年，她用这50幅小水彩画去体会、去反思，同时，继续她一直以来对生活及艺术的理解和追问。

她笔下的小女孩好治愈！